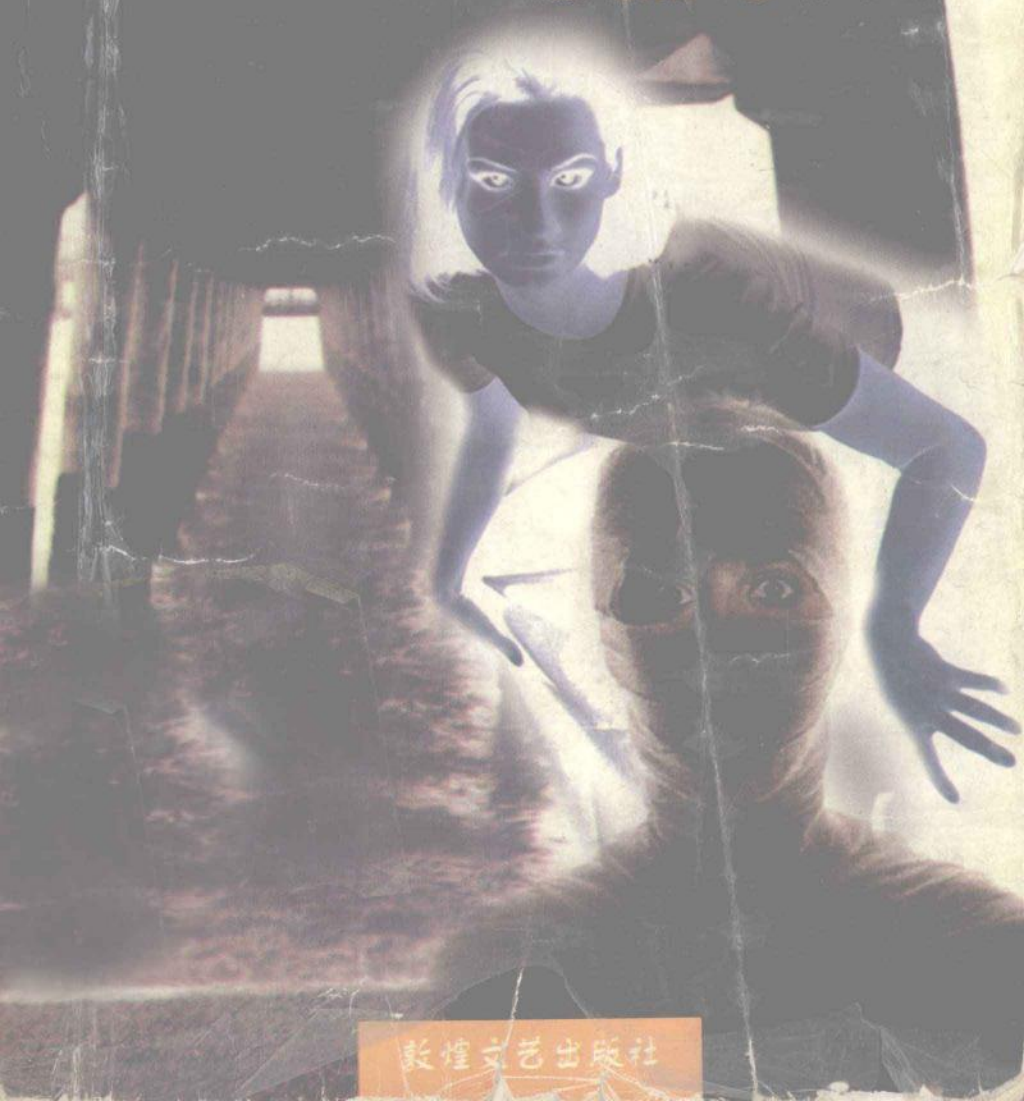


东方福尔摩斯 森村诚一 推理小说精品

死亡座位

(日) 森村诚一 著 林 帆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死
亡
座
位

(日) 森村 诚一
林 帆 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 智
封面设计 春 天

书 名 死亡座位

作 者 森村诚一(日)
翻 译 林 帆
责任校对 王春丽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水市第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8.000
版 次 1998 年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87-397-6/I·356

总定价:137.20 元 单册定价:18.8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内容提要

此书系森村诚一《证明》系列后《死亡》系列中的首部力作，被誉为日本的《红与黑》。书中描述了二流大学毕业的弦间康夫，凭着他利用和操纵女性的惯伎，充当富女的寄生物，由分文不名的流民爬上大财团秘密警察头子的宝座，最终又遭灭顶之灾的经过；塑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墨仓高道、天真无邪的千金小姐那美、善良忠厚的痴情少女佐枝子、饱食终日的阔太太清枝和忠守职责的刑警本间等众生相，编织了一个善良与丑恶、人性与兽性、道德与私欲相互斗争的曲折故事……

主要人物表

弦间康夫	花花公司，皇家规划 KK 公里经理
后町那美	墨仓高道的私生女，弦间的妻子
墨仓高道	墨仓财团的会长
后町清枝	墨仓高道的情人，那美的母亲
三泽佐枝子	弦间的情人，女招待
山岸英光	东方资料咨询所所长密探
阿布拉希姆·萨森	美国萨森国际有限公司主席
金森雄治郎	墨仓财团总部规划室室长，专务董事
本间	相模警察署刑警
丹羽	刑警
南希·弗尔	弦间在美国的情人

目 录

新的猎物	(1)
赐福的女人	(19)
暗中偷情	(30)
救生圈与大船	(36)
双管齐下	(45)
憎恶的胎动	(59)
野心的铸成	(73)
征服之箭	(85)
杀意的顺序	(96)
掠夺的中心	(106)
企业“克格勃”	(135)
地平线上的黑云	(157)
播种的果实	(164)
不祥之兆	(177)
金森的反乱	(202)
疑惑的交点	(222)
过敏源遗物	(238)
错版邮票的告发	(247)
死亡座位	(260)

新的猎物

神奈川县相模市的纵深地带有个池塘，因相模平原靠近丹泽山地，所以褶曲迭起，黏糊糊的泥水陈积在这自然与人工的边缘区域。

这池塘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周围长着野生的樱花树和柞树，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当地的人们就来观赏樱花，其余时间则无人涉足。

池塘的名字叫龙栖塘，据说这是由于古老传说中讲到有条龙在此栖息而叫开的，可当地人却管它叫“青塘”，因为漂浮着藻类的池水碧绿，犹如一条卧龙。大概一见到这陈年积水的颜色，就使人们连想起它有着来历的名字吧。

以前这池塘有许多鲫鱼，成为当地孩子们绝好的钓鱼场所。也不知何时，朝鲜产的黑鱼侵入进来，把池塘的鲫鱼全吃光了。

因为距相模市较近，并且在这自然怀抱中又有一个池塘，故而在风和日丽之时，这里便成了情侣天国，终因地形过于险要，以至没有破坏这古塘特有的安谧。

有位少年住在池塘附近，从开始懂事时他就在这池塘边游玩。父母对他说这里危险，不要靠近，可对这孩子来说，却没有比这再开心的游乐场所了。与大人绞尽脑汁研制的人工玩具相比，这池塘倒蕴藏着种种乐趣。

玩腻了就坐在池塘边凝视着水面，脑海中浮现着五光十色的幻想。可能是池塘底在冒气，水面不断出现小波纹。少年心想：这波纹也许是池塘的主人——青龙的呼吸吧！

有时他一心想见识池塘主人的真相，便强壮着胆一直蹲到暮色降临，最后是父亲担心地来寻找他。

青塘的陈水经常映托在少年心中，就是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以后，他仍常想起这古老的水色

二

弦间康夫在洛杉矶机场还未登上回国的飞机时便盯上了那个女人。

年龄嘛，大概是 21 岁左右，双眸明亮有神，表现出有理智的美貌，她拥有日本人罕有的匀称体型，当然，最富有魅力的要首推面容，然后再将观察的视线扫向全身。大多数的日本女性都因双腿丑陋令人失望，而这女子的双腿则完美无缺。从那细俏的脚尖，一直到被绸缎裙子裹着的杨柳细腰，就像一件美术作品，呈现出精雕细琢的外形美。那身着轻便套装的身体看上去似乎有些瘦削，但凭着弦间那经过女人锤炼

的眼力，早就看透了 she 身上关键部位是多么地丰满。

然而，弦间盯上她并非仅仅是迷恋那身段的魅力，而是因为她的服装以及潇洒的谈吐都含藏着高雅的上层社会的气息。从外套服装到手套、小提包，都是昂贵之物。但是那种华贵仿佛又受到了抑制，乍看上去显得那样朴素，叫人看不出它们的价格。她本人的风度仿佛是埋在土中的黄金，从内里闪烁着光芒，反而使那种抑制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可她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她并不是受到人为的约束，她的一切举止极为自然大方，这说明她的身世非同一般。

女性的天资要有良好的环境培育，这可谓是艺术品的女子真是十全十美啊。但她也如艺术品一样，并没有受到什么触摸，至今还存有一种未受过男人洗礼的天真。

父母的严密保护，使她不晓得男人的危险，所以，她就像自然动物园中的动物一样，没有丝毫的警戒心。身子尽管已发育成熟，但那幼稚无邪的笑脸，那和善近人的态度，那活泼爽直的用词，都说明她对男子尚无免疫力。

——这准是大人物的女儿——

弦间这样认为。父亲的地位太高，所以男人都不敢伸手求爱。弦间的斗志油然而起，他深知，搞这种女人是大有可为的，弦间并不打算把她单单当作发泄男子欲望的对象，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女人是“摇钱树”。

飞抵日本大约需 15 个小时，他准备在这期间寻找机会。

两年来在美国游学，大大提高了他应付女人的能力。从日本寄来的学费等就是来自女人之手，在美国的生活费、游乐费也都是从女人那里索取。

若问他这两年在美国学到了什么，他马上就能回答：“女人。”——其实，他也只能这样回答。

在机场接受检查的时候，弦间马上跟住那女子，迅速从背后窥视了提交检查台的护照，方知她叫“后町那美”。不用说，她也是头等舱。

弦间暗自庆幸自己订的也是头等舱。不仅限于飞机，列车、轮船、剧院等，凡是有级别的乘坐物及场所他统统都要“头等座位”。即使勉强坐上了一般席位，也一定厌烦不已。

他打算有朝一日能坐上社会的头等座位。现在嘛，十分遗憾，不能说是坐上了社会的头等座位，但今后一定要坐上。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才专程赴美去寻找那张专为自己准备的头等座位的。

弦间认为社会上存有三类人，即：坐在头等座位和坐在一般座位的人，以及失去座位的人。坐在头等座位的人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主宰着社会的正常运转，人生戏剧也以他们为中心演变。与其说他们是人生戏剧的主要演员，倒不如说是主客，因为即便是主演，也不过是在主客面前察颜观色的角色而已。一般座位是你争我夺的，幸运者或能力强者可坐到，其他人均要滚开，即使坐上那席位也未必舒服。好不容易坐上，也不知哪一天就会被失去座位的人夺走。头等座位则不同，因为是对号入座的席位，谁也夺不去。

作为一个人，诞生以后若坐不上头等座位，就没有出生的价值。

那些日子的“努力”果然奏效，在今天归国的飞机上竟遇到了如此理想的女子，弦间的手发痒了，他盘算着是否把她作为自己的猎物。

头等舱空着，其实这就等于失去了只有她邻近座位空着的偶然机会。若要向空姐提出想靠近那座位那也未免太卑劣了，因为人们都有一种身体周围的领域感。就是说各人都保持着一种空间占有权，人们都要确保自己身体周围的一定程度的空间，这空间不许任何人侵入。反之，就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来。这身体空间领域根据环境而变化。在上下班高峰时间的电车里，这身体空间领域就明显地狭窄；而在空荡荡的列车、剧场中，它又扩大起来，各人都按自己的眼光测视，相隔一定的距离坐下。这就是所谓的人类“领空”。

测量身体空间领域要正确，若搞错这种量而过于接近他人的话，便为“侵犯领空”，给对方以不愉快的印象。特别是在对方为异性的时候，更须注意这身体空间领域。有好多在上下班电车中的性骚扰，有一半都是侵犯身体空间领域的行为。

弦间深知这一点，故没有强行接近。到东京以前一定会有机会的——这就是他那“女性学历”所培育的自信和把握。

洛杉矶至东京的飞行时间，再加上在檀香山的1小时20分钟的歇飞时间，大约15小时，所以不必着急。他环视一番，头等舱的客人均是夫妇和年长者，似乎没有对她抱有野心的人。

弦间判断：抵东京之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机会意外地迅速到来。飞离洛杉矶供应过午餐后，不一会儿她就离座向头等舱专用的休息室走去。弦间为了核实这一点也毫不迟疑地紧跟上。休息室只她一人，好像她是来寻找图书的。

弦间若无其事地走上去，毫无兴趣地向书架扫了一眼。为了消除飞行中的烦闷，这里准备着以畅销小说为主的通俗读物。由于有了书，这身体空间领域也就消失了。

书架上有几本弦间知道的书。但是，仅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读过。在日本的她时常给他寄来叫做慰问袋的邮包，其中就有几本与这书架上的书相同。

斜眼瞟了一下，好像她在挑选推理小说。弦间为了掩饰无事找事的心情，便随意抽出了一本畅销推理小说。这时她正巧看见，不禁“哎”地叹了一口气。

“您找这本书吗？那么，您就看吧！”

弦间马上抓住机会，把书递了过去。

“那不耽误您读这本书了吗？”

她踌躇了。

“没有关系，我可以看其它书。”

“那多不好！”

“没什么，和您一起旅行，一味读书就不礼貌了。”

“哟……”

后町那美脸上泛起了薄薄的红晕。即使是再聪明的女人，听到对自己的赞美之词都决不会反感的。

明知是无关痛痒的外交辞令，也作为背景音乐高光地听之任之。然而，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实际上是允许了对手进一步的接近。

“好像您挺喜欢推理小说呀。”

弦间又向深层迈了一步。

“嗯。我讨厌杀人的悲惨描写，但喜欢推理的解谜情节，特别是这位作者的作品，悬念性极强，我很喜欢。”

那美说出了刚才弦间让给她的那本书的作者姓名。

“啊，这位作者的作品，我还有几本呢？”

“是吗？有《特急死刑》吗？”

“有。大概那是他的代表作吧！”

“可以借给我吗？在美国看到广告时就想读读。但没有买到。”

“太棒了——我真想这么叫一声，到东京之前我是不想借给你的。”

“怎么说？”

“好不容易能同富有魅力的女性结伴旅行，难道能在这当儿让她沉溺于阅读推理小说吗？初次见面，我叫弦间康夫。”

“哟，您真会说话！”那美用手捂住嘴笑了几声，说，“对不起，我叫后町那美。”

实际上她只是介绍了弦间已经知道的名字而已。两个人就这样独占了休息室聊起天来。当空姐的广播告知已快到檀香山时，他们方才因时间的流逝之快而大吃一惊。

在檀香山机场时，他们已更加亲密了。那美说她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父亲因工作来美，她就利用暑假跟随来了，可日本发生了一件必须父亲处理的急事，只好把她一人留在父亲的好友家中，让她一人在美国游览。

“令尊大人是个大忙人哟！”

“他一个人显得特别忙。不论什么事，他要不亲自过问就放心不下。”

“好像令尊经营一家公司吧！？”

弦间悄悄地放出了试探气球。

“好像搞了几家实业公司，我不太了解父亲的工作，父亲也不跟家里人说。”

她是在父亲的经济实力庇护下，未经过风浪波折而成长起来的吧！

“弦间先生也工作了吗？”

那美开始询问了。

“我呀，半是工作，半在游玩。”

“大概是横跨世界的商人吧！”

那美再次把眼光落在了弦间那笔挺的服装上。正因为他把从女人那里索取的钱财大半都花在服装上，所以他自信：同任何时髦的花花公子比较，都不会相形见绌。

“横跨世界吗？”

弦间内心一阵苦笑，说：

“其实，我是奉公司之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留学两年，现在回日本的。”

“留学？学些什么？”

“系统工程。”

“真是门难学的学问啊。那是个什么学科？”

“是门研究作为一个系统的经营构造，设计必要的系统的学问。比如，新建一个工厂的时候，将工程学上的问题，土地、工程管理、劳动事务等从现在到将来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业学科。”

弦间兜售起他死记硬背的那些现代用语解释。

“真深奥啊！”

那美佩服地点了点头。

“公司之命，不得违抗。我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回到公司

后写什么样的报告书呢，现在我都头痛死了。”

“撒谎！到休息室来寻找推理小说，不是悠闲自得吗？”

那美的口气很自由随便了。

“我只是想逃避那种焦虑，我真想就此下去，永远飞不到日本。”

“不要说谎了。现在就有急待回国的，尊颜上明明写着呀，‘归心似箭’。”

在飞离檀香山的飞机上，二人谈笑风生，投机融洽。

三

——是受公司之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系统工程而留学的吗——在那一瞬间脱口而出，竟回答得如此圆满，就连弦间自己也感到十分满意。以前只是将自己的留学目的说成是印刷美术设计、现代美术等姑娘们羡慕的专业，可是那美的父亲看起来是搞经营的，况且她又将自己说成是商人，所以摇身一变，成了经营工程学的研究者了。

弦间赴美确实是留学。他以前在东京一家二流饭店当服务员，从早到晚给客人送菜斟酒，腻烦极了，所以他飞向了美国。

他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在日本找不到合适的行当，到了美国说不定就会有所作为。他相信美国建国时期的神话，认为美国是个机会均等的成功之国。所以就拿出了年轻人那种愣头愣脑的闯劲。

先进入洛杉矶的外国人英语学校，只要学好英语，回日本后就有点本钱。

机票和住宿费均由在饭店工作时同居的那位女招待花费其积蓄提供。她心地善良，深信弦间修完“洋学”后就能回国结婚这个划时代的空头支票。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将自己的全部积蓄奉献给了弦间的“留学”。

她坚信：只要弦间归国，她就能成为“洋学者夫人”，她只吃饭店的工作餐，衣服也只着制服，为了节省房钱，她竟住在饭店的工作人员休息室里，将积蓄的钱送给弦间。

弦间倒挺惬意，连个盘子也未刷过，尽情地享受舒适的美国游学。就是靠着她在日本以血汗相换的资助，他才得以维持留学生活，始终没干过一份活儿。任何国家都不会有无条件提供舒适生活的优厚待遇的。

特别是美国，将持有观光签证和留学签证的人的劳动视作违法作为，若被当局发现，就要驱逐出境，甚者还要强行送返。可在留学生中，明知违法但仍偷着工作的大有人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劳动许可证的弦间要寻觅到一份工作，真是异想天开。来到美国后，他方知生存竞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日本。

可以说美国是世界“掏金者”云集之处。那些在本国混不下去的人都是信奉着到了美国就能有出息这一移民时代的神话而奔来的。定居就职的限制严厉苛刻，所以他们就以观光签证和留学签证潜入美国。这里还被誉为入种坩埚之国，故此地的生存竞争也属国际性的。

弦间茫然起来了，他已被人种间广泛展开的生存竞争的悲惨景象所压倒。单一民族国家的国民，乍到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去，马上就会败下阵来。

海洋把日本与外国隔绝了，这与大陆国家的人们由于受

国界限制不能同接壤的外国打交道一样，日本人也没有对异种文化、不同人种的适应性，只能惴惴不安地观察外国人复杂的情绪。

也像外国人来到日本一样，日本人来到海外的外国人当中，也陷入了歇斯底里般的狂躁状态中，再加上语言不通，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当初弦间也陷入了这种状态，成天无精打采，闭门不出。他怕上街。

摆脱这种困窘状态的机会倒挺有趣，那是与他同一公寓的日本留学生硬拖他到长堤城^①去观光为转机的。来到海岸却没有下水游泳，只是观赏那躺在沙滩上的食肉人种的庞大躯体，这时，有位中年白人妇女叫了他一声，弦间不懂她说的什么，便很自卑地跟着她走去。谁知他被领到了汽车旅馆里，被玩弄一番身子后，外还送给他 20 美元。

第二天又到海边去，那白人妇女又向他介绍了另一位白人妇女。尝到甜头的弦间，慢慢地将长堤城当作“工作场地”了。他在美国的自卑感也不知何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关弦间的佳话渐渐地在聚集于长堤城的性饥渴的阔太太们中传开，弦间的收入也不断增多。

这种工作既不要劳动许可证，也不需语言训练，而且还能克服自卑感，赚好多钱，真可谓是“一箭数雕”的“最佳行当”。

日本的恋人仍不断给他寄东西，而在此又有那些满蓄中年营养的女人结群向他进贡。若是这样下去，他真能在此定

^① ①长堤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著名观光地带。